

山恋

梓
话
●
著

这是一个发生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爱情故事，主人公奇特的生命遭遇和悲伤纯情令人动容，催人泪下。犹如一首遥远的情诗，从天边悠悠飘来，又淡淡而去。宛如长河流水，虽浪起波平，却引人回忆，令人叹息……

山恋

梓话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恋/梓话著.—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5.5

ISBN 978 - 7 - 5668 - 1377 - 0

I.①山… II.①梓… III.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62864 号

出版发行：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邮 编：510630

电 话：总编室(8620)85221601

营销部(8620)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邮购)

传 真：(8620)85221583(办公室) 85223774(营销部)

网 址：<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广州联图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广东信源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 × 960mm 1/16

印 张：30

字 数：548 千

版 次：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5 月第 1 次

定 价：48.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自序

.....

写这本书的时间跨度太长，如同一个工匠，在精雕细刻地雕琢光阴的同时，自己也被时光切割、剖析。创作此书时，一种刻骨铭心的感觉时隐时现。沉甸甸的心沉浸于那些被删除和保留下来的情节和人物的悲伤中久久不能自拔。

创作这个故事的初衷是因为忘不了那个年代，那个既特殊又沉痛的年代，那个处于太平时期的斗争年代，那个轰轰烈烈的让人有烧灼般痛感的年代，那个回忆起来总让人既伤感无限又五味陈杂的年代……我走过那个年代，曾与我的父辈们一起经历过那个年代的悲哀恐惧和忧愁绝望。当然，喜也有，却少之又少。我到如今能记得起的，竟然是在寒冬里排了一夜的队，虽冻得半死，却为终于买到一斤皮多肉少的猪肉而欢天喜地。

原只打算讲点小故事，叙些闲情旧话，可提起笔就走到了八十万字的边缘，一路不停地修改删减下来，尚余五十多万字，最终定稿。如果把创作的过程比作行路，那么，这段路我走了十余年。

搁笔瞬间，既怀惴惴不安之感，又有如释重负之叹。终于能把此书奉献给与之有缘的读者了！

梓 话

2014年12月10日

目 录

自 序

1

.....

第一卷

1

.....

第二卷

56

.....

第三卷

232

.....

尾 声

471

.....

后 记

472

.....

第一卷

.....

第一章

这是冬末春初的一个星期天。凌晨四点钟，蜷缩在盆地里熟睡的竹市还完全笼罩在寒冷的黑暗中。一夜未停的毛毛雨漫天飘飞着，好像永远都不想停止。感觉刚躺进被窝不久的袁昕燕被妈妈叫醒。头发蓬乱的妈妈着急地说：“燕儿，起了。”说完，转身朝外屋走。过门框时，顺手扯下挂在上面那条补了好几块补丁的碎花棉布门帘，在手上折成一叠捏着走了出去。

昕燕是袁家的大女儿，今年十四岁。被妈妈喊醒后她努力睁开双眼，一股强光立即射进眼睛。她感到头有点晕，赶紧用手挡在眼睛上，心想，今天的灯怎么这样刺眼？她习惯性地转过头想看看桌上的小闹钟几点了，可是原来放桌子的地方空空的，什么都没有。这才想起，那些东西昨天晚上都被打成了包裹。一会儿就要动身了，还要赶紧把弟弟妹妹弄醒。赶快！车来了就赶不及了！昕燕跳起身飞快地穿上衣裤，她根本不想走，却又想早些走，怕走晚了被别人看见。

妈妈又进来了。“都弄好了吗？”话音未落就看见昕南和昕琪都还是直挺挺地熟睡着。妈妈着急起来，走过去又拍又摇又捏鼻子地硬是把昕琪弄醒了。迷迷糊糊的昕琪不肯穿衣服。“抬头！”妈妈拍了她一下，她才肯把头抬起来，昕燕赶紧把那件套头的卫生衣给她套上。妈妈和昕燕一起左扯右拉地总算把衣裤鞋袜给昕琪穿好。接着爸爸进来了，半扛半抱地把穿得棉呼呼像个大包袱卷一样又睡过去的昕琪背起来朝外走。妈妈一把抓起爸爸那件盖在被子上旧得发白的蓝色卡其布棉大衣，跟在后面追了出去。过了一会儿，昕燕听见爸爸走上来的脚步声，他是回来抱昕南的。

爸爸走到床边，弯腰抱起熟睡的弟弟就往外走。旧木地板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在静静的夜里显得特别清晰、刺耳，一步步沉重地踩踏在昕燕的心尖上，好痛！

再过一会儿，昕燕就要和她那两个还在睡梦中的年幼弟妹一起，跟着爸爸妈妈被遣送到野鸭河公社劳动改造去了。那个地方是昕燕妈妈的出生地和童年生活过的地方，还埋葬着昕燕的曾外祖母、外公和外婆，可是妈妈好像并不愿意去那个地方。昕燕长这么大也从来没有去过那个地方。每次妈妈去上坟都不带昕燕姊妹去，说她们小，走不动，添麻烦。

天还是黑漆漆的，车来了。妈妈抬头看了看唧唧唧唧摇摇晃晃地拐过

来的大篷卡车，愤愤然地说：“这么早！谁都恨不得我们马上就滚。”

可是听燕不嫌早，还想越早越好。她不想遇见同院的任何人，更怕遇见同校的同学。现在车来了，她却又开始留恋起这个地方来，真的要走了！她又一次感到心脏揪扯般的痛。

看到车来，爸爸赶紧走到大院门外，下了台阶，迎候在那里。

一个胖胖的，约莫五十岁的司机打开驾驶室的门，踩着踏板走下来。他看了看堆在地上的那些东西，严肃地问道：“你就是袁民生？怎么带这么多东西？”他大概把听琪和听南也当成一堆物品了。

听燕爸爸点着头谦卑地说：“我就是袁民生，麻烦您了。师傅，请问您贵姓？”

爸爸没有回答司机为什么要带这么多东西，他知道这个问题可能怎么回答都不是。司机斜了爸爸一眼，也没有说他的“贵姓”。

爸爸掏出一包散装的、没有牌子和外壳的简装烟，抽出一支陪着笑脸递给司机。听燕担心地看着他们，爸爸用这种简装烟招待人家，也不知道人家看不看得上。

那胖司机斜眼看了看爸爸手中的那包烟，推开爸爸的手，没有接那支烟。他眼睛看着别处，不客气地说：“搞快点。”接着转身回到驾驶室里去，“嘭”的一声，关上了驾驶室的门。

听燕看在眼里，心里很替爸爸难过。比那个胖司机高很多的爸爸倒像是比人家矮了一头似的。

车头旁边站着根不怎么直的木电线杆，上面吊着一盏清朝士兵帽子一样的路灯，微弱的黄光勉强能连成线，顺着瘦长的杆子从上面溜下来，正好停在驾驶室正面的玻璃上，朦朦胧胧地让外面看进去的目光能分辨出里面除了胖司机打瞌睡外，还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头紧靠在一起，好像也在打瞌睡。听燕看着那三个头，心里酸酸的。

爸爸和妈妈都不认识这三个人，爸爸轻声对妈妈说：“可能是轻工业局的车，那两个人可能是来押车的。不管他们，有车就行。”

押车！不等于押送吗？听燕心里感到一阵羞耻与难过。心里刚才那些恋恋不舍立即遁去。赶快走！免得天亮了，一家人站在这里既丢人又伤心。

终于，东西和人都全部上车了，一家人在货车厢里席地坐下。爸爸关好了车厢的后挡板，就挨着妈妈坐下来，抱起迷迷糊糊的听琪，又给她裹了裹身上的棉衣。听燕则紧靠在妈妈另一边。无声，静寂。全家人在黑暗中默默流泪。爸爸没有立即叫司机开车，他想多看一眼这条熟悉的巷子和那早已没有了门、日夜张开大口好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喉咙一样的大院门框。

卡车像一个大怪物一样蹲在地上突突突地喘息着没有熄火，大概是怕天冷熄火后不好发动。轰鸣着的发动机像是在警告这家人快点。

正当昕燕一家恋恋不舍地悄悄洒泪告别那座仍然在寒冷和黑暗中沉睡的大院时，一个瘦长的人影，转过街角，在昏暗的路灯下，拖着一条长长的影子急急忙忙地朝这边赶过来。

爸爸轻声对妈妈说：“好像是老张。来送我们的吧？”

“他怎么知道的？”妈妈问。

“昨天我去医院开药，路上碰见他就顺便打了个招呼。”

爸爸的话刚落音，来人就到了近前。爸爸说：“真是老张。”

老张是昕燕妈妈的表哥，也是昕燕爸爸的大学同学，昕燕管他叫表舅。表舅手里提着一包东西，到了车前直喘粗气。他有肺结核，还有哮喘病，经常不停地咳嗽。不咳嗽的时候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像猫喘息一样。他还时不时地伸长脖子深吸一口气，好像要把空气中的气都吸进肺里才能继续维持呼吸。

老张抬起头，见表妹一家像一窝待宰的羊，静静地坐在货车厢里，刚好露出胸膛和头。绝望悲凉的气氛从车上漫溢出来，像流淌的水和游弋的气体。表舅是唯一来送行的亲友，他呼噜呼噜地喘气，哽咽着说：“要走了吗？我来晚了点。”说着，递上一包东西来：“自己家做的洋芋片和一瓶老酒，乡下苦，多保重啊！”讲到这里，他哭出声来。

接下来又是一片死一般的沉寂。爸爸抹了抹眼睛，伸手接过表舅举着递上来的那个纸包同那瓶白酒，说：“谢谢你来送我们！其他亲戚和同学那里，不知道的就算了，知道的，要是问起来，你就替我们说一声。这年头，大家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谢谢你来给我们送行，多多保重，不知什么时候再见了。”说这话时，爸爸也哽咽了。

表舅抬起头对天长抽了一口气，一边抹眼泪一边点着头带着哭腔说：“你放心，我会告诉他们的。”话没有说完，又呜呜地哭起来。

那个胖司机大概是被说话声和老张的哭声吵醒了，扭过头从后视窗里看见这家人都在车上坐着，也不管人家还在跟送行的人道别，就突然开了汽车。汽车一声轰响，吓了大家一跳，一家人的身体跟着老旧的车身猛烈地往后仰了一下，然后，背朝着前行的方向被这辆跌跌撞撞的卡车拉走了。爸爸向呆站在那里的表舅摆了摆手，表舅也抬起右手来，弯着的胳膊肘僵立在半空中。

表舅看着开走的车，突然哭着大声喊起来：“家玉，民生，来日方长，一定要多保重啊！”

他跟着车跑了两步就呆呆地定在那里不动了。昏暗的路灯把表舅本来就又瘦又长的身体变成一条长长的剪影，他越来越远的身体像一条细长的

带子，缓缓地朝巷子的另一头飘去。

又老又破旧的卡车好像并不服老，刚一出西城门，就在郊外并不平整的公路上飞奔起来。旷野里，狂野的寒风立即铺天盖地地扑向这架拼命奔着的老卡车，发疯般地撕咬着罩在它身上同样老朽的粗帆布车篷。风好像非常饥饿，像一群饿极了的野兽。它们包围着这架老卡车，好像随时都会生吞活剥掉这个拼命奔跑着的、有着一身钢骨铁架的老怪物。车身上那些老旧的车厢板，被狂风撕咬得痛苦不堪地叽叽嘎嘎地叫唤着、挣扎着。一切都在黑暗中进行着，除了还在昏睡的弟弟妹妹外，昕燕与爸爸妈妈一起陷入了一种难以忍受的寒冷与恐惧之中。

不多久，那个胖司机把车停在去野鸭河公社的岔路口上。那里有一个写着“5公里”的里程碑，还有一棵据妈妈说是解放前就被雷劈开，但仍然不可思议地活着的大树。

胖司机粗暴地强迫他们下了车，把这家人丢在这个天寒地冻，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就溜之大吉了。一家人好像一堆被随意丢弃在荒野里的垃圾，在黑夜中忍受着改造灵魂与改造肉体的痛苦。

第二章

1

昕燕爸爸是学化工的。解放前两年，经人介绍进入一家化工厂做总工程师。老板是昕燕爸爸朋友的朋友，姓杜，比昕燕爸爸年长几岁。他们认识后，很快就成了好友。

解放前夕，杜老板带着全家移居国外。临走前，发了些钱打发工人散伙回家，又把完全停产的工厂托付给昕燕爸爸看管。辞别的时候，杜老板塞给他一张国外居住的通讯地址。他走后，昕燕爸爸帮他锁上了工厂大门。

解放后，政府接收了工厂，又拨发了恢复生产的资金，厂子重新开工。昕燕爸爸继续留在厂里当总工程师。当时新中国正处在百废待兴的创业阶段，昕燕爸爸积极配合政府，找回来了大部分工人。他与工人们一起生产自救，使工厂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在这期间他多次写信给杜老板，工厂毕竟是杜老板托付给自己的呀！至少也要告诉他一下工厂现在的状况。可是寄出的那些信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日子过得很快，一晃就过了好些年。到了一九五七年“反右”时，爱讲爱说、爱发表意见的昕燕爸爸糊里糊涂地当了“右派”，从生产技术科下放到车间，成了一名普通工人。本来根据他“右派”错误的性质是要去坐牢的，但是他一走，工厂找不出一个像他这样既懂机械，又懂化工，还兼管理车间生产质量的人来顶替他的位置。上级单位和工厂领导在研究对他的处理办法时，产生了很大的分歧。一些人说：“袁民生与原来逃跑的反动资本家杜老板关系很好。袁民生在旧社会也是吃得好，穿得好，骑在工人头上作威作福的人。他心里肯定不满共产党的领导，他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分子，应该坐牢。”可又有人说：“建设社会主义离不开像老袁那样有干劲，又懂技术的人。”还有人说：“老袁人直，话多，平时对什么事都爱讲爱说。他只是说错话而已，不是反党。他还在积极申请入党呢。再说工厂也离不开他，技术上的事只有他懂。应该留下他，让他在工人阶级的监督下劳动改造。”

上级主管单位经过研究，出于对工厂生产需要上的考虑，又根据中央精神，认为听燕爸爸只有“右派”言论，没有行动；又不是共产党内的“右派”分子，不在严肃处理的范围之内。他这才逃过了牢狱之灾。“右派”的日子很不好过，人们在工作中仍然听他的意见，可工作之外再没有人同他讲话了。一堆人正说得热闹，见他一来就四散开去，就像他有吓人的传染病似的。有一次，他上厕所，刚蹲下就见一个平日里关系很好的人进来。如果是在外面人多的情况下，他是不会主动同别人打招呼的，怕影响别人。见厕所没有其他入，就说：“伙计，解手啊？”谁知那人一看见是他，就像见到鬼一样，转身就往外跑，连厕所都不上了。听燕爸爸心里明白，谁都怕同他走得近了会跟着倒霉。谁愿意惹火烧身呢？在遭遇了几次尴尬后，他也吸取了教训，处处小心翼翼，对一些事情的处理就算有看法也不敢再说什么了。好歹挨着苦，盼着得到党和人民原谅的那天。

一九六六年，还没从“四清运动”的担忧惊吓中缓过神来的他，又被卷入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漩涡。“文化大革命”除了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外，“地、富、反、坏、右”也是打倒的重点。他每天都提心吊胆，心惊肉跳，吃不好饭，睡不好觉。

这天，在工厂陪斗后，晚上回到家，他绝望地对妻子说：“这次运动来得厉害啊！连解放军部队上转业下来的正副厂长都被挂上大牌子上台批斗，我担心我们活不出来了。”

2

现在，一家人呆呆地站在风雨中，脑子里回想着这两天发生的一切。这件事发生得如此之迅速，简直比做梦还快，不容人有片刻的思考。一大堆要速办的事让人焦头烂额，手忙脚乱，连哭的时间都要节约着用。

那天早晨上班后，新上任的造反派科长栾翔远走到听燕妈妈跟前，怪声怪气地说：“万家玉，人事科有请。”

“人事科？什么事啊？”她迟疑地问。

“肯定是好事嘛。快去啊！”说完，不怀好意地斜了她一眼，嘴角挂着一丝奇怪的笑，转身走了。

她想，什么事啊？那栾翔远一脸的阴诈。看他那眼神，那怪笑，一定没有好事。一种不祥的感觉从心底生出。

十五年前进这个医院时，去了一次人事科办入职报到手续。这些年，人事科从来没有找过自己。她感到事情有些不妙。不想去，又不得不去。

人事科代表组织，组织找人谁敢不去。她脑子里尽量往好处想，可又实在想不出什么好事。满心狐疑的她心不在焉地拿着几个正在冲洗的玻璃试管翻来覆去地在水龙头下过水。冲了放回试管架上，又再从试管架上拿下来冲。细菌培养室那边传来栾翔远的喊声：“万家玉，要拿八抬大轿来抬你去呀？”

她没有回答，拉起挂在窗前铁丝上的毛巾擦了擦手，一边往外走，一边想，他还一直盯着我去没去，肯定不是好事。

现在的人事科是几个造反派成员组成的，原来那个和气的龚科长被“靠边站”了。人事科的门大开着，里面有几个人。两个人倚在窗户边向外看着，讲着什么。三个人背对着门，低着头聚在两张拼在一起的办公桌前，好像在写大字报。没有人注意到门口有人。她犹豫了一下，举手在开着的门上轻轻敲了两下，怕敲坏了门似的。背对着门的三个人同时转过脸来看着她。边上的一个男人脸方得像一张缩小的八仙桌。她想起他是锅炉房的，好像姓屠。

姓屠的板着严肃的八仙桌脸，问：“什么事？”

她看着他紧绷着的大方脸，倒抽了一口凉气，忙说：“我们栾科长通知我来人事科。”

“八仙桌”一脸的不耐烦，凶巴巴地问：“哪个栾科长？你是哪个科的？叫什么名字？”

“我是检验科的，叫万家玉。”她怯生生地答。

这时，站在窗旁，敞开着白大褂，一副宽边眼镜架在刀削过一样陡峭的鼻梁上的年轻医生插话道：“哦，你就是检验科的万家玉啊！院革委会决定让你作为第一批疏散下放人员，回到你的原籍，后天就走。明天你到财会科去办手续，我们今天下午会把有关你结算工资的通知直接交给财务科。”

她脑袋里“轰”的一下，脚一软差点坐到地上去。瞬间回过神来，立即吃惊地问道：“我被下放了？为什么？”

那个“八仙桌”气势汹汹地回道：“为什么？你的成分是不是地主？你家男人是不是‘右派’？”

“我父亲已经死了。”她怔怔地说，连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说这话。

那个“眼镜”接嘴说：“他死了，你也还是地主子女，这就是你的成分，铁定的事实，谁也改变不了。”

她急得眼泪直在眼圈里转，腿软得要跪下去，但她使劲挺着两只膝盖，不让它们跪下去。“我的原籍早就没有什么亲人了，请组织考虑能不能让我留下来。我一定用马列主义和毛主席的教导武装自己的头脑，努力改造世界观，向白求恩同志学习，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来报答组织对我的

关怀和宽大处理。”

这时，一直靠在窗边没有说话的那个从供应室调到人事科来的消毒女工走到她身边，软硬兼施地劝说道：“别讲这么多了，没用的。组织已经决定了，就要无条件服从。早走早好，别自找麻烦！”

“我们还有事，你赶紧出去吧。”那个“眼镜”不耐烦地说。

消毒女工伸出手来搭在她的肩上，说：“走吧，出去吧！”连拉带推地把她从人事科里推了出去。“砰”的一声，门在她身后关上了，门里传出一阵笑声。

一阵羞辱涌上心头，泪水顿时盈满眼眶。她整个人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情打击得快崩溃了，拖着一双软绵绵的腿，不知道是怎样走向科室的。科室的人都不知道跑哪去了，门大开着。

进了科室的门，她木然地来到靠墙角的一张桌前，把麻木的身体重重地放到椅子上，呆怔怔地坐了一会儿，才突然哭起来。哭了一会儿，就强忍住了，怕有人来看见。

那天晚上她一边流泪一边跟丈夫一起收拾东西。“我又没有犯错误，就因为成分不好就被开除遣送，凭什么啊？”

丈夫说：“没办法啊。人家有权有势，咱们找谁说理去。”

第二天一早，她去医院办了手续，还找了在食堂工作的小学同学蔡小强帮忙把剩余的饭菜票换成一些食品，然后就流着眼泪离开了医院。

3

那天半夜，昕燕刚睡了一会儿，就被薄薄的隔板那边轻轻的啜泣声和压低了嗓门的说话声吵醒。她听见妈妈哭着压低声音对爸爸说：“我就是不想下去。我们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怎么养活自己呀？现在乡下农民自己都吃不饱，我们下去还要分人家的口粮，人家不恨死我们呀？”

“不下不行啊！我们已经被单位开除了。”

“反正都没有单位了，我们自己上街卖盐葵花也能熬着活下去。”

妈妈哭着擤鼻涕。

“房子收了，户口下了，拿什么生活啊？耽误了规定的时间，可能单位连车都不派了，还要自己付搬家运输费。到头来还是得走。反正学校也不正经上课了，城里这么乱，万一孩子们学坏就麻烦了。不如先到乡下去避一避，我们自己教孩子文化，今后说不定还有机会让孩子们回城继续上学读书。‘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人在矮檐下，怎能不低头。’”

“你现在知道人在矮檐下了。都是你，提什么鬼意见，充什么英雄，打成‘右派’，全家都被你害苦了。我家虽说是地主，生在这种家庭我选择不了，逃不脱。但是光这顶帽子，我们家还不至于被遣送，成分不好的人家多得是，下放得完吗？这些年来，我心惊胆战、处处小心，低着头做人，好不容易才一次一次地躲过了那些运动。可是你倒好，明知道旧职员成分不好不坏，就看领导怎么看，应该多加小心，避着点才是。可你却偏偏要迎上去，像接绣球一样地接了那顶‘右派’帽子来戴在自己头上。这下好了，我们家有了两顶帽子。今后再传给孩子们，成了祖祖辈辈的‘传家宝’，孩子们哪里还有前途可言。”

“我对不起你们啊！家玉，不然……”

“不然怎么样？离婚是不是？你认为我就这么无情无义？”

“主要是为了孩子。”

“既然是为了孩子，天大的事我们可以共同承担。在外面说话时不动脑筋，惹了祸就打退堂鼓。我都没这么想过，你反倒来口是心非地试探我。”

“我真的觉得对不起你和孩子们，我不是试探你。”

“风雨同舟，祸福共担，这点为妻之道我还是懂的。既然嫁了你，就嫁鸡随鸡了。以后你再这样说，我可真生气了。”

妈妈边哭边小声数落着爸爸，昕燕没有听到爸爸的回答，只听见“唰唰”撕纸的声音，那是在包裹那些准备带到乡下吃饭用的锅碗瓢盆、坛坛罐罐。

昕燕用被子捂着自己的嘴，流着泪听着，想着，低声抽泣着，生怕自己抽泣的声音传到只隔着一层纸壳的父母房间去。

昕燕连最好的朋友都没有告诉就悄悄地从同学中消失了。她想着那些在她先前突然消失的同学们，走时肯定也是与她同样地感觉羞耻而选择了悄无声息地离开……

突然，冻得上牙磕着下牙的妈妈大声骂起来：“那个没人性的肥猪司机不肯送我们到野鸭河公社。这么冷的天，把我们甩到这个鬼都见不到一个的半路上，让我们怎么办啊？他是存心害我们啊！这个翻车撞岩的短命肥猪！”

昕燕从来没见过妈妈这么大声，这么恶狠狠地诅咒骂人。她觉得妈妈突然变了一个人，和从前那个妈妈有点分离了似的。她看着黑暗中的妈妈，心里难过极了。

爸爸没有说什么。朦胧中，昕燕看见他泥塑木雕般的身躯透出一种茫然、惶惑和无奈。他一言不发垂头丧气地站在那里，双手还是紧紧地搂着

靠着站着昏睡的听琪，好像怕她遁地似的。

就在一家人几乎冻僵的时候，一个模糊的、会动的东西转过山头出现在前面的公路上，在漫长的上坡路上慢悠悠地向这边一点一点地移动。越来越近了，是架马车或者牛车。爸爸和妈妈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般激动起来。妈妈眼睛直直地盯着那架逐渐挪动过来的车，有点兴奋地说：“可能是牛车，马车不会这么慢。”

黑暗中，妈妈的两只眼睛像动物的眼睛一样闪着幽森但满怀希望的光。听燕不知为什么突然想起巷子里那只总是默默地站在黑暗中，两眼闪着愤怒饥饿的光的黑狗。

那车由两个大大的木轮子架着，滚动时发出“吱嘎吱、吱嘎吱”的声音，慢得像是在一点一点地朝这边爬。听燕和爸爸妈妈全身打着战，连心脏都跟着打战，眼巴巴地看着这个如蜗牛般爬行的救星越爬越近。

在离听燕一家人站的地方只有二十米左右时，他们看见一个身穿蓑衣，矮墩墩的人牵着一头牛拉的车朝这边走来。拉车的人低着头，好像是在看路，还不时用低沉的声音吆喝一两声，牛车走到近前十几步路的距离时，爸爸激动地说：“是架有厢板的车。”

听燕也同时清楚地看见车厢里面没有装东西，是空车。这时，妈妈双手合十，闭着眼低下头，轻轻地念了一声：“阿弥陀佛，老天开眼了！”

妈妈对爸爸说：“快去跟他商量一下，一定请他送我们到野鸭河公社，我们多给他些钱。”

爸爸把迷迷糊糊的听琪移给听燕，就赶紧迎着牛车走过去。这时牛车已经到了跟前。爸爸大声地对那个人说：“这位老乡，请问野鸭河公社怎么走？还有多远？”

那个赶车的人一直低头在黑蒙蒙的细雨中赶路，并没有注意到路边有人。突然听见有人问路，惊了一下，抬起头才看见他们。于是，赶紧拉住牛车回答说：“你是问野鸭河公社？”

“是啊！你能不能送我们去那里？我们给你车费。”爸爸颤声说道，好像舌头都冻硬了。

赶车人说：“我就是野鸭河公社的社员，正巧顺路带你们一起过去喽！你们运气好嘞，好些天都没有车进出了。”

听燕妈妈喜出望外地对他喊起来：“多谢你了！麻烦你送我们到野鸭河公社革命委员会去，我们一定多付你些车钱。”一边说一边抑制不住地直打哆嗦。

那人一边把牛车拉着朝听燕他们站着的这边靠过来一边说：“不要车钱，顺路而已。车里面有点脏，你们将就一下，别冷着小娃娃就好。”

妈妈高兴地说：“总算碰见好人了，菩萨保佑！”

那人说：“菩萨保佑你们呢！真的好多天都没有车出来了。倒春寒一来天太冷，下冻雨到处结冰，路又滑，大家都缩在家里不想出来。昨天公社接到通知，临时派我今早赶紧拉车洋芋到供销社收购站去交差，这样才有车出来的。我要是早点走过了，你们就恼火喽！我们公社上缴洋芋的任务完成了，几天都不会派车出来了，那你们这么多东西怎么走去公社哟！”

这时，爸爸已经拿出了那块妈妈临出门时顺手从门框上扯下的碎花棉布门帘，摊开来铺在车厢里，再垫进去一床已经弄脏了的旧被褥后，从妈妈怀中抱起听南放进车里，接着又把听琪也放到牛车上去。妈妈见两个小家伙都在车里睡好后，就赶紧再给他们盖上一床棉被和一件大衣，又在上边盖了一件油布雨衣。把东西都装上车后，一家人又上路了。